

想對香港青年人講

如是
是我見

不久前，我看到一段視頻——去年中國國慶節在多倫多，一群華人組織了一場在街頭的歌唱表演。這類表演，去年在美國已有過，也拍成了視頻。多倫多的表演中，特別引人注意的是，一位市長用中文唱了一支曲子。我把這段視頻發給在江蘇省的一個年輕朋友，他馬上給我回郵，標題為「世道變了」。他說，這些日子，他在電視上看到許多「一帶一路」的報道，已經覺得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正在加深，想不到身居市長地位的洋人，居然會用普通話唱歌。這個青年爲了練習英語，回郵是用英語寫的。他用了「驚人（surprising）」一詞，並說我作爲多年定居外國的華人，看到這種情景，一定會非常快樂，云云。

是呀，多倫多的華人組織這個表演，表現了他們的快樂；在中國的朋友，看到了，都覺得快樂；他相信這段視頻一定也給我帶來快樂。我曾在香港任教十年，認識了幾位青年。我也曾想過，如果把這段視頻寄給他（她），是不是也會受到歡迎呢？會不會覺得我的行爲唐突呢？我們應該說都成了好朋友，在「臉譜（Facebook）」上常常爲看到他（她）們的照片而高興，但我對這個視頻是不是會受到歡迎，卻沒有充分把握。

我曾在香港任教十年，接觸到的都是好學生。他（她）們讀完本科，都就業了，再繼續讀研究生的，少而又少。有時我也提問，得到的回答都是說父母供他上大學，很不容易了。現在自己應該幫助父母負擔一部分。這種顧全父母家庭的親情，我在內地遇到的不多。有一位呂姓男生，畢業後每年仍然來學校看望我，最後還給我寄了賀年卡，成爲我的一件珍藏。現在從臉譜（Facebook）上看到他和妻兒的照片，真是使我高興呀。另有一位林姓女生，我參加過她和她妹妹的婚禮，關係很近了。我知道她少年時家境不很寬裕，媽媽用線織成購物袋，她拿到超市門口兜售，五元錢一個，貼補家用。我們間可謂無話不談，我還在內地找她的麻煩，不覺得有什麼需要爲難的地方。可以說「親密無間」了。

然而，只靠電話或電郵聯繫，不能見面詳談，我就會覺得在涉及政治、國家、民族感情的話題時，開不得口。前一段時間，香港開「佔中」，電郵和電話聯繫時，都需要避開敏感話題。至少在我這一邊，相當小心翼翼。

香港居民大都來自內地，而且有相當一部分是在一些艱難的時期採取各種手段，甚至冒了危險「逃」出來的。但這並不就一定會引起對內地的反感呀。我們這一批八十到九十年代來的「留學生」，也都經歷過最困難的年月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爲「運動員」、受到過迫害，但沒有人感覺我們會不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呀。香港就不同。這不能不說是英國人長期統治的結果。我在香港的大公報上發表短文，在美國的親友中也有搖頭嘆息的，那只限於自己認爲已經不是中國人的。在香港的學生中，對我爲大公報寫短文，可能也會嗤之以鼻吧。但願不是。

香港回歸已經十七年多了，但香港政府對於青少年的愛國教育實在做得太差。不普及普通話、簡體字，不學習中國歷史，這是大家都看到的。四月十八日報載，香港大學規定訪問一個外國和另一個內地城市，居然成了一條引起爭議的「新聞」。內地這一邊也有明顯缺點。孔子學院辦到了全世界，普及中文和普通話，花費了很多錢，還組織海外的華人回國學習。但香港似不在內。

我前天看到一則香港的鳳凰電視台組織的《鳳凰視頻》，題爲「運行中國」。它的第一集「城市變遷」展示了在美國的電視台所看不到的「奇觀」——中國如何在建造六百多米高的「上海中心大廈」。解放前上海最高的大廈是二十四層的國際飯店，包括尖頂在內的高度超過六十米。我那已在洛杉磯定居三十年的老朋友，最近從上海回來，說對上海快速地鐵發展的印象十分深刻。我想，香港的年輕朋友至少應該打開鳳凰台，看一看什麼是中國，他們就不會有許多完全脫離現實的幻想了。

遺產規劃

純上

東西
走廊

美國 ITIA-CREE 投資理財公司爲全國大部分高校、科研機構打理工亡退休金帳戶，我校也在其中。去年十月，他們跟我聯繫，說格上我量身打造理財計劃。根據要求，我填好一些表格後交上，匯報自己的資產和每月財政收支情況。不久又和專業人士見面，討論了個人保險（人壽、大病、殘疾和一套式覆蓋「保險」）、所得稅、退休金等問題。我的個人理財計劃是今年一月才收到的。不過，去年第一次見面，專家當場就提出一條建議：馬上安排後事。

老實說，這個問題從來沒有提上過我的議事日程，一是年齡、閨屋關係，二來也是文化關係。我相信大部分中國人都沒有詳細分派遺產、並正式公證遺囑的習慣，至多家庭內部開會達成共識。老人生前留下一紙簡短文字，往往後家庭糾紛不斷，親人爲財產反目打官司變成仇人的情況屢見不鮮。這方面，美國人更規範，花樣也更多。富人有專門的律師公司幫他們打理想形色的資產，以免死後親屬紛爭，也防止政府多收稅造成財產損失。就是一般中產階級也傾向於早早安排後事：不光是自己的財產，老來的醫療事宜更要提前布置完備。我一想，儘管自己非富非貴，身體健康也還不錯，但命運莫測，未雨綢繆不是壞事，就入鄉隨俗吧。

粗粗一了解，才發現美國的遺產規劃（estate planning）頗爲複雜，一般包括財務規劃、遺囑、授權書（power of attorney）、醫療委託書（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）等內容，另外還可建立信託（trust）規劃遺產。個人資產包括退休帳戶、保單、房地產、投資和生意股份。個人不僅要說清楚死後由誰來繼承資產，還要寫明如自己因病不能理事，將委託誰來處理財務。生前信託（living trust）的優點是活着就可以提前想好何時、如何處理遺產，不用死後認證（probate），減少遺產稅，也能避免遺產處理時的時間拖延。但理財公司代表說，個人資產在三百萬以下者不用考慮這個選項。

美國的遺產豁免額每年都在變。二〇一四年聯邦免稅額是五百三十四萬元，超過部分按百分之三十九點六收稅。每州的豁免額又各有不同。傳給配偶的遺產全部免稅，但配偶過世，兒女繼承人必須付稅。因此，更好的辦法是生前捐贈：每年個人捐贈給他人一萬四千元以下可免稅，爲他人付醫療、教育費用或捐給慈善事業也能免稅。或者，設立生前不可更改信託（irrevocable trust），讓繼承人受益，既能降低遺產稅，還能保護資產不被債權人或官司侵蝕。

資產規劃的一般步驟是：一、盤點個人財產；二、考慮遺產目標，決定誰繼承資產；三、決定在你喪失有關能力時，誰能爲你打理資產，誰又能爲你作出醫療決定。我並非出身豪門，家庭關係也簡單，本以爲遺產規劃輕而易舉。但和美國朋友一聊，才知道我頭腦簡單，大傻太天真了。

初見台胞印象

苗 耕

往事
鉤沉

如今，兩岸交流如火如荼地展開，人員往來頻繁密切如同一家人。越來越多台商在大陸尋覓了蓬勃發展的商機和富有潛力的市場，許多台灣學子在大陸瀟灑着中華文化的知識殿堂正臨窗喜讀。甚至，台灣政黨領袖和要員，衝破層層阻力和障礙，撥開厚重的歷史塵埃，踏上了大陸這片久遠而親切的土地，虔誠地緬懷祖先和先輩，沉浸在炎黃子孫的血脈之中。他們所到之處受到了長期企盼的大陸同胞的熱情歡迎。這一幕幕激動人心的場面，使我無限欣喜，並由此打開了我心靈的記憶之窗，透過近四十年的時間隧道，重溫當時在遙遠的非洲與台胞初見的溫馨情景……

一九七七年二月中國與西非利比里亞建交。當時，我作爲首批建館人員被派往那裡工作。一天，我館經參處一位年輕的同事外出辦事回來說，他見到了海峽那邊的人。大家都一楞，彷彿聽到了天外來訊，十分驚訝和新奇，我們之中誰都沒有見過寶島那裡的人。當時兩岸關係處在嚴重的對立和敵視狀態，雙方沒有任何往來和接觸，相互之間成見和偏見很深，但是同胞之情還是潛藏在內心深處。大家急切地發問，他是啥模樣的，是否留長頭髮？穿什麼衣服？講什麼話？……還有的人直率地說，請你把所見到的情況都說出來。我的同事也坦誠地說，當時，我正在銀行辦事，忽然看到一個中國人模樣的背影，可能也在辦理一項銀行業務，後來見他突然回過頭來，我們的眼睛對視了一下，很快就把目光避開，誰也沒有示意理睬。他穿着一身淡色西裝，個兒不高，人不胖不瘦，看上去三十多歲，手裡拎着一個公文包，膚色與廣東、福建一帶人差不多，神情顯得有點侷促和不安。有的人

還想刨根問底。我的同事笑着說，就是這些，已全盤托出了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又有幾位同事說，他們在百貨商場、布店、食品店等地方多次邂逅幾位台胞。我們能在偏僻的非洲小國見到幾個能講漢語的黃皮膚中國人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心底裡升起他鄉遇故知的特殊情懷。雙方先是試探性的寒暄問候，繼之聊聊當地風土人情，進而介紹各自的一些基本情况，由於見面的次數多了，就逐漸熟悉和親近起來。原來這幾位台胞曾經是台農耕隊隊員，後來自願留下來在當地從事經商和耕作，大都生活在遠郊區。

大約又過了半年多時間，雙方越來越熟悉，台胞熱情邀請我們去做客。在一個晴朗的星期天下午，一位年輕的台胞開着車來接我們，我館辦公室主任帶領我和其他幾位同事應邀前往。驅車大約三刻鐘時間，即到了他們的住地。住所掩映在熱帶樹木之中。我們十分高興，當雙腳跨入他們的院子，彷彿跨越了台灣海峽，登上了心儀已久的寶島。我們每個人興奮不已。院子收拾得十分乾淨、整齊，花木扶疏，一派盎然生機。看出主人對綠色熱帶作物的喜愛。大約有七八位台胞已佇立屋前，滿面春風地歡迎我們的到來。大家一一握手後入廳坐下。客廳的布置陳設，瀟灑着閩南家居氣息，大多是竹製和木製傢具，令人倍感親切。家裡的女主人讓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喊我們「叔叔伯伯」！那稚童帶着幾分羞怯的親切呼聲，如同美妙的音樂入耳，頓時消融了彼此間的陌生和隔閡。我們不約而同地說，「小妹妹真可愛」！主人給我們沏了台灣特產的高山茶，又從冰箱中取出可口可樂、芬達等當時在國內見不到的時尚飲料，還端出台灣風味糕點。我們在品嘗前總要仔細地瞧瞧食品的外觀和包裝，然後再放入口中慢慢品味。這都是平生第一次嘗到

美國 ITIA-CREE 投資理財公司爲全國大部分高校、科研機構打理工亡退休金帳戶，我校也在其中。去年十月，他們跟我聯繫，說格上我量身打造理財計劃。根據要求，我填好一些表格後交上，匯報自己的資產和每月財政收支情況。不久又和專業人士見面，討論了個人保險（人壽、大病、殘疾和一套式覆蓋「保險」）、所得稅、退休金等問題。我的個人理財計劃是今年一月才收到的。不過，去年第一次見面，專家當場就提出一條建議：馬上安排後事。

老實說，這個問題從來沒有提上過我的議事日程，一是年齡、閨屋關係，二來也是文化關係。我相信大部分中國人都沒有詳細分派遺產、並正式公證遺囑的習慣，至多家庭內部開會達成共識。老人生前留下一紙簡短文字，往往後家庭糾紛不斷，親人爲財產反目打官司變成仇人的情況屢見不鮮。這方面，美國人更規範，花樣也更多。富人有專門的律師公司幫他們打理想形色的資產，以免死後親屬紛爭，也防止政府多收稅造成財產損失。就是一般中產階級也傾向於早早安排後事：不光是自己的財產，老來的醫療事宜更要提前布置完備。我一想，儘管自己非富非貴，身體健康也還不錯，但命運莫測，未雨綢繆不是壞事，就入鄉隨俗吧。

粗粗一了解，才發現美國的遺產規劃（estate planning）頗爲複雜，一般包括財務規劃、遺囑、授權書（power of attorney）、醫療委託書（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）等內容，另外還可建立信託（trust）規劃遺產。個人資產包括退休帳戶、保單、房地產、投資和生意股份。個人不僅要說清楚死後由誰來繼承資產，還要寫明如自己因病不能理事，將委託誰來處理財務。生前信託（living trust）的優點是活着就可以提前想好何時、如何處理遺產，不用死後認證（probate），減少遺產稅，也能避免遺產處理時的時間拖延。但理財公司代表說，個人資產在三百萬以下者不用考慮這個選項。

美國的遺產豁免額每年都在變。二〇一四年聯邦免稅額是五百三十四萬元，超過部分按百分之三十九點六收稅。每州的豁免額又各有不同。傳給配偶的遺產全部免稅，但配偶過世，兒女繼承人必須付稅。因此，更好的辦法是生前捐贈：每年個人捐贈給他人一萬四千元以下可免稅，爲他人付醫療、教育費用或捐給慈善事業也能免稅。或者，設立生前不可更改信託（irrevocable trust），讓繼承人受益，既能降低遺產稅，還能保護資產不被債權人或官司侵蝕。

資產規劃的一般步驟是：一、盤點個人財產；二、考慮遺產目標，決定誰繼承資產；三、決定在你喪失有關能力時，誰能爲你打理資產，誰又能爲你作出醫療決定。我並非出身豪門，家庭關係也簡單，本以爲遺產規劃輕而易舉。但和美國朋友一聊，才知道我頭腦簡單，大傻太天真了。

的具有台灣特色的食品，味道佳美，更是感到一種難得的親切。台胞們也高興地品嘗我們帶去的北京果脯、芝麻糖、花生、瓜子等小吃。小女孩高興地邊吃邊說，「真好吃！」我們還帶去了龍井茶和長城葡萄酒。他們仔細地欣賞着杭州西湖和長城的標識，連連誇獎。

雙方邊吃邊聊，不覺在笑聲中度過了二個多小時。他們還盛情挽留我們吃晚飯，我們說以後會常來常往的，他們一直送到院外路邊，小女孩更是揮動小手不住地喊着，「叔叔、伯伯，再見！」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與台灣同胞的聚會。他們的彬彬有禮，熱情好客和勤勞樸實，明顯地蘊含着中華民族的傳統氣質，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後來，我們和台胞經常往來，親如一家。他們向我們每人贈送了尼龍T恤衫，大家都十分喜歡。當時尼龍服裝在大陸還不多見，很受歡迎。由於當地蔬菜品種較少，台胞有時還送來自己種植的新鮮蔬菜和水果，每次均洗得乾乾淨淨，並細心地加以包裝。我們每一次接到他們的物品，總是感到一片沉甸甸的真誠之意。

一九八〇年四月，當地風雲驟變，一夜間發生了軍事政變。槍聲四起，社會治安惡化。我們與台胞更是互致問候和相互關照。他們來電話反映，搶劫、騷擾時有發生，擔心遭到不測，惶惶不安，請予幫助，希望暫時保管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血汗錢和貴重物品。患難時的囑託，這是對我們最真誠的信賴。隨着局勢的進一步惡化，他們告知已到了難以繼續呆下去的地步。我們聽後憂心如焚，冒着動盪局勢的危險，毅然駕車將他們安然地接送至機場，期盼着有一天重逢，說着說着泣不成聲。我們安慰他說，骨肉同胞一定能團圓。他點點頭，深情地望着我們。

飛機起飛了，我們揮手望着遠去的銀點消失在藍天白雲處……我們一顆懸着的心放下了，祝福他們一路平安，更盼望實現團聚的一天。我們心頭湧上了酸楚的淚水，怎能忘懷與台胞相處的真摯情誼。

人與事

沈從文的後半生

張魁興

有人說，沈從文的後半生沒有文學作品，這話既對也不對。二〇一四年七月，復旦大學文學系教授張新穎出版的《沈從文的後半生：一九四八——一九八八》介紹，新中國成立後，沈從文寫過一首長詩《黃昏和午夜》和一篇小說《老同志》，只是這首長詩太沉悶了，與詩人何其芳的《我們最偉大的節日》沒法比，是失敗之作。至於這篇小說一點也沒有他那迷人的文字天賦，根本不配進入沈從文的文學作品庫。有人這麼形容沈從文的一生，前半生是文學的，後半生是非文學的。

爲什麼沈從文的後半生不再進行文學創作了呢？《沈從文的後半生》爲我們揭開了謎底，正如專欄作家李靜睿在書評中所言，在中國已經進入新時代的時候，沈從文選擇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裡，如果說舊中國是一個夢的話，沈從文人是進入新中國了但還沒有睡醒。一個沒有睡醒的人，怎麼能融入新生活呢？這樣的一個「消極」的人怎麼可能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呢！《沈從文傳》的作者美國漢學家金介甫，將沈從文譽爲與契訶夫比肩的作家。在我看來，進入新中國後沈從文也把自己包裹起來了，就像契訶夫筆下的套子裡的人一樣。

還不僅如此，沈從文的後半生，在有些人看來，就是一個多餘的人。《沈從文的後半生》透露了一個細節：當時歷史博物館的副館長說他「終日玩花花朵朵，只是個人愛好，一天不知道幹些什麼事」，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待了二十幾年，最後要調入社科院，館長的意思是要走走就，無人留他，他的單位就像國家的縮小版，其實並不需要他。事實證明，這樣說沈從文是不公正的，沈從文不是整天無所事事，他有他自己的工作。但是，這也說明沈從文在這種狀態和工作環境中，已經不可能再有心勁繼續從事文學創作了。

不從事文學創作，沈從文也沒有閒着，大家畢竟是大家。在後半生的四十年間，沈從文遠離文壇，遊走在器皿和古裝間，而且，收穫頗豐。沈從文以自己的研究證明自己不是一個「終日玩花花朵朵」的多餘人。如果沈從文的前半生是著名作家的話，後半生就是著名的歷史學家、考古學家，他在後四十年間撰寫出版了《中國絲綢圖案》、《唐宋銅鏡》、《龍鳳藝術》、《戰國漆器》和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等等學術專著，特別是歷時十五年完成的巨著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影響很大，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一項空白。

行文至此，我想說說我對沈從文「不醒」的理解。沈從文的「不醒」或許是一個事實，但這個「不醒」更多的指的是沈從文沒有繼續文學之路，當然也有讀者的期待。其實，沈從文也不是「不醒」，也可以理解爲轉入了對中國歷史的研究。這個「不醒」是一個假象，這個「不醒」更含有中國人的諾貝爾情結。對於一些人來說，歷史研究枯燥乏味，但對於另外一些人，比如沈從文這樣難以融入新生活的人，何嘗不是其樂無窮呢？沈從文十五年如一日致力於中國古代服飾研究，如果不是愛好喜歡，是難以完成的吧。把自己裝在套子裡更是一種自我保護。

暮色西湖

（攝影）楊芳菲

文史
叢譚

古時皇帝要求臣下、子民向宮廷納（進）貢。貢者，名、特、優也，貢品多爲全國各地質量優良之物：或稀珍珍罕，或素享盛譽，或寓意吉祥，如廣東貢橘、武漢九九鴨、福建銀栗、臨沂八寶豆豉、長白山雪蛤膏等，即被列爲十大宮廷貢品。

名列長江四鮮之冠的鱘魚，肉嫩味美、滑溜細膩、肥腴醇厚，歷來爲文人墨客所津津樂道。蘇東坡那不啻是爲鱘魚作廣告的「芽薑紫醋烹鱘魚，雪碗擎來二尺長」兩句詩一出，明清兩朝皇帝便明文規定，要求將鱘魚列爲貢品；明高曆年間起鱘魚進入紫禁皇城，清康熙年間被作爲「滿漢全席中」一道重要菜餚。

香港人說：「打劫紅毛鬼，進貢法蘭西。」意思是「爲他人作嫁衣」：自己辛苦得來的，最終卻歸了別人。在此後的二、三百年間，江南人民飽受鱘貢之擾，受盡貢鱘之害。明、清兩朝的詩人們，以犀利的筆觸，揭示了這一社會現象——

憫民瘼賦詩刺鱘貢

黃 元

每年春天，鱘魚由水、陸兩路，以快船、快馬，從南京運至北京。兩地相距千里，限期三日抵達，作爲官地御宴之需。康熙年間詩人沈名孫《進鮮行》一詩，全方位寫出了鱘貢擾民的情景：「朱轡下如火催，郡縣紛紛捉漁子。大網小網載滿船，官吏未飽民受難。百千中選能幾尾，每尾匣裝銀色鉅。濃油滾冰養貯好，臣某恭封馳上道。鉅聲遠來塵飛揚，行人驚避下道傍。縣官騎馬勒躬立，打迭蛋酒供冰湯。三千里路馬三日，知斃幾人幾匹馬？馬死人死何足論，只求好魚呈至尊。」

捕撈鱘魚更是使百姓不堪重負、怨聲載道。明末清初詩人吳嘉紀寫了兩首《打鱘魚》詩，其一曰：「打鱘魚，供上用。船頭密網猶未下，官長已驛驛馬送。櫻桃入市香味好，今歲鱘魚偏不早。觀者俟忽領色味，玉鑰羅出江中偏。天邊帶已久相連，冰鎮若護付飛騎。君不見金台鐵鑿路三千，卽限時辰二十二。」

鱘魚還未捕撈上來，官長已經備馬等候買鱘了；銀色鱘魚躍出水面，觀者頓時喜形於色。三千里路程限定四十四小時即不到兩天送到，每天水陸兼程奔馳一千七百里路，得累死多少馬匹多少人啊！

另一首《打鱘魚》詩，同樣寫出了鱘貢帶給百姓的深重苦難：「打鱘魚，暮不休。前魚已去後魚補，搔白官人舊黑頭。販夫何曾偷得買，鮮徒兩岸爭相持。人馬鎔錢日無算，百計但求胥徒在民力。知魚飽，驛亭燈火接重。山頭食糞杖藜叟，愁看燕吳一燭龍。」

此疏送至康熙龍案，曉之以理、動之以情，寫得有理有據、條分縷析，通情達理、意切情真。康熙皇帝覽疏，反覆研讀、吟哦不已，龍顏遂爲之動，於是拿起御筆，在奏摺上寫下八個字：「所奏極是，永免進貢。」